

歷史與空間

向日葵的膜拜

徐成龍



向日葵盛開，吸引遊客前來參觀。 中新社

我是在返程的路上看到這一片向日葵的。從景點下來，已是午後，陽光依然熾熱，直刺人的眼。跋涉在山道，驀然，一朵朵金黃色的葵花，倏然闖進我的視線，在盛夏的時節，盛開出一片醉人的金色，流光溢彩，耀人眼目，讓我心懷激盪。

很少見到向日葵了，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今天，我外出旅行的途中如願以償，見到了我心中的向日葵，怎不叫我喜笑顏開呢？起先是一朵、兩三朵，零星地長在路邊，保持着挺拔的姿勢，孤傲地昂立頭顱，向着眾人微笑。

繼續向前走去，出現了一片狹長的地帶，欣欣然地長着密集的向日葵，有大有小，有高有低，亭亭玉立，相依相偎，盡情地綻放出高雅的姿態和嬌羞的臉龐。滿眼金黃的向日葵，因了強烈陽光的渲染，猶如一簇簇跳動的火焰，鮮艷奪目，光彩照人。金黃色的花瓣被陽光浸染得通透透亮，不含一絲雜質，發出純粹的光澤，讓人一見就生喜愛之心。向日葵顯得年輕，嫩黃的花瓣抖擻着生命的活力，純真無邪。我喜上眉梢，不由自主地快步走近怒放的向日葵，虔誠地俯下身來，觀花姿，聞花香，深情地觸摸柔嫩的花瓣，彷彿指尖跳動着歡快的音符，悄然匯成一首金色的交響曲，流淌在蒼翠欲滴的山野上。我深深地沉醉了，情不自禁地吟誦起司馬光的詩作《客中初夏》：四月清和雨乍晴，南山當戶轉分明。更無柳絮因風起，惟有葵花向日傾。

向日葵是我小時候的鍾愛，那些刻骨銘心的過往時時在心頭縈繞，怎麼也揮之不去。那時是集體所有制，家家戶戶都有一塊按人口分配的自留地，大家都把它當作命根子來對待，辛勤地耕作，以此增加額外的收成。母親也是如此。

自留地就在村子旁邊，母親把它用來種蔬菜，一年四季變換着品種。有一日，我突然發現自留地裡長出幾株貌似向日葵的幼苗，興奮不已，告訴了母親。母親仔細端詳，斷定向日

葵無疑，視若珍寶，精心呵護，施上農家肥，圍上籬笆，防止被家禽畜糟蹋。幾縷春風，幾陣春雨，小小的幼苗像歡樂的孩子，一天天長大。長到一尺多高，葉子也撐開了，嫩嫩的、綠綠的。到了初夏，向日葵有一米高了，舒展的葉子像一把精巧的芭蕉扇，頭頂上長出了一個小小的綠色的花盤。花盤一天天長大，開出了輪子似的花朵，鑲嵌着密密麻麻的金燦燦的花蕊，像一張愉快的臉，笑得那麼燦爛，那麼動人。秋天，向日葵結出了飽滿的果實，沉甸甸的，像害羞的少女，低垂着頭，不顯山不露水。最奇特的是，葵花會向着太陽轉，日出東方，它就朝東，日落西山，它就朝西。這個奇妙的變化，讓我覺得不可思議。

我沉湎在向日葵的花海中，靜靜地凝視着熠熠生輝的葵花，久久地和它默默地對視，無聲地交談。向日葵的秉性，雖然沒有紅杏出牆的浪漫，但它有一顆火熱的心，時時刻刻追隨着心中的一輪太陽。它像癡情的戀人，堅貞不渝地等待日出，脈脈含情地送別日落。

我欣賞過荷蘭著名畫家梵高的油畫《向日葵》，記得他曾說的一句話：「生活對我來說就是一次艱難的航行，但是我又怎麼會知道潮水會不會上漲，及至淹沒嘴唇，甚至會漲得更高呢？但我將奮鬥，我將生活得有價值，我將努力戰勝，並贏得生活。」他筆下描繪的向日葵，用奔放不羈、大膽潑辣的筆觸，給每一朵向日葵賦予強烈的生命力，給過我許多心靈的啟迪。眼前這片熱烈明艷的向日葵，卻又讓我有新的感悟和震撼。我喜歡向日葵綻放的激情，更喜歡它獨特的靈魂。它綻放的不僅是絢麗的色彩，還有始終如一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對快樂時光的眷戀。

蜜蜂嗡嗡，彩蝶翩翩，落在柔軟金黃的花瓣上，癡情地吻着，久久不願離去。幾個徜徉在花海裡的孩子們奔跑過來，追逐着翩跹起舞的蝴蝶，一會兒東，一會兒西，天真爛漫地享受着童年的美好時光，心生暖意。不知何故，我竟然想起宋代詩人楊萬里《宿新市徐公店》裡

的句子：籬落疏疏一徑深，樹頭花落未成陰。兒童急走追黃蝶，飛入菜花無處尋。

陽光正好，葵花開得絢爛多姿。遊人被葵花吸引住了，紛紛聚攏而來，歡天喜地，饒有情趣地注視着葵花，對着向日葵指指點點，交頭接耳，時不時地蹲下身子，拍幾張照片，一張張笑臉，就像綻開的朵朵葵花，充滿着生活的快樂與甜蜜。我的幾位年輕女同事，興致勃勃，得意地穿行在花海中，滿眼流露的都是幸福與憧憬，就像陽光下的葵花一樣燦爛、迷人。在濃郁芬芳的葵花間，她們興高采烈地擺弄着各種姿態，不停地拍照，一會兒藏在葵花間，一會兒嗅着花香，一會兒深情地凝眸。我想，也許她們想留住這美好的生活瞬間，更想留住那匆匆而去的青春年華吧。

在爽朗的笑聲裡，一對鶴髮童顏的老人，手挽着手，相互攙扶着，走走停停，說說笑笑，仔細地欣賞着葵花的容顏，時而雙手捧着花盤，時而輕輕撫摸花瓣，那深深的愛意，像在看自己的孩子，從心田一直湧上眉梢眼角。向日葵也是有感情的，輕輕地晃動着花盤，宛若向老人謙恭地點頭致意。

我站在夏日的微風裡，面向灼灼盛開的葵花，誠心誠意地膜拜，滿心都是激動與興奮。葵花的芬芳撲面而來，我陶醉了，身不由己地張開雙臂，去擁抱超凡脫俗的向日葵，把自己留在葵花盛開的美好時光裡，浸染一身葵花的馨香，向着太陽奔跑，讓溫暖的陽光，驅趕心靈深處的霧霾。

離開那片葵花，我的心依然沉浸在那個燦爛輝煌的世界裡，彷彿自己也變成了一朵金燦燦的葵花，悄然融入在向日葵盛開的花海中。

書若蜉蝣

葉輝

稔灣村與沙洲四島

話說龍灣為屯門海灣與村落，在下白泥與曾咀間，早年考慮為新機場選址，考慮到鄰近內地而放棄，海灣現已填平，並與附近青山揀炮的山坡組成新界西堆填區，民眾無法從龍鼓灘經稔灣路來往下白泥，遂折返龍鼓灘路經屯門、藍地、廈村、流浮山，原有百多名鄭姓原居民聚居的稔灣村，遂搬至掃管笏嘉才里。

沙洲為新界西部龍鼓水道一組島嶼，即屯門區西部龍鼓灘對出的四個小島，分為上沙洲、沙洲主島、小沙洲與下沙洲，與龍鼓洲及白洲等島嶼同屬於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及海岸保護區，合稱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，沙洲為中華白海豚出沒熱點。

上沙洲設有飛機燃料接收站，並有兩條海底燃料輸送管連接屯門永久飛機燃料儲存庫以及赤鱗角，其中連接赤鱗角的輸送管於2016年以定向鑽挖法重新鋪設，配合第三條跑道的填海工程，成為全球最長的定向鑽挖管線，屯門出現三個墟市，此為舊墟、新墟與三聖墟，其後俱因政府發展新市鎮而消失，墟市所面臨海灣，早已變成陸地，三墟市仍用作地名；村民在元初遷入屯門而開村立戶，經營鹽業，與漁民交往緊密，明朝年間（600年前）合力在青山山腳的屯門灣西岸興建天后廟，廟宇所在地為對外交通要衝。

天后廟背靠小丘，在入海之口如角伸出，後改稱「后角天后古廟」，內有一口鐘，鑄造於康熙三十六年（1697年），此為廟宇擴建年份；廟內除供奉天后外亦有財神與金花夫人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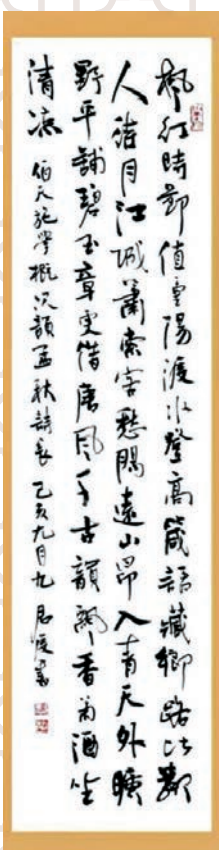
英國1898年租借新界之後不久，興建交通幹路連接大埔、元朗與屯門等；屯門新墟在1900年形成，在屯門灣北端，與舊墟相隔不遠，在1919年，青山公路全線通車，經新墟，交通方便，吸引村民到來買賣；上世紀30年代黃佩佳（「江山故人」）撰文介紹新界風土名勝，提及屯門新墟小市集，房屋為兩層高，「有橫街小巷，商店叢立，所業為布疋、雜貨、豬肉、菜蔬、海鮮、理髮、茶市、藥材等」；另外黃佩佳又提到新墟一些地方，現今尚存福音堂（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）、拔臣學校與仁愛醫所（仁愛堂）。

英國管治新界初期，青山（今稱屯門）屬北約理民府管理；在1947年，元朗成獨立行政區，管轄元朗與青山；在1964年，青山選為衛星城市，翌年脫離元朗自成行政區；港府將舊墟所在地留作工業區，1971年建成屯門首座公共屋邨，名為青山邨，其後改名新發邨。

就在1973年，為配合港督麥理浩（Murray MacLehose）「十年建屋計劃」，將衛星城市發展為新市鎮名稱；當大興邨、三聖邨、安定邨與友愛邨相繼落成，市區居民遷入；港府興建屯門公路連接屯門藍地及荃灣灣角，首期工程為三線行車道，在1974年動工；第二期工程緊接展開，1983年通車，此為長約17公里的雙程三線行車道，公路沿彎曲海岸線而建，岸邊只有少量平地，大部分路段在斜坡開鑿。

施詞度墨香

詩：施學概 書法：梁君度



次韻孟秋詩長 己亥九月八日

伯天施學概鞠躬

楓紅時節值重陽，渡水登高箴語藏。鄉路比鄰人待月，江城蕭索客愁腸。遠山昂入青天外，曠野平鋪碧玉章。更借唐風千古韻，飄香菊酒坐清涼。

己亥九月九吉祥

豆棚閒話

青絲

高齡考生

又到秋高時，重陽剛過，當今社會正逐漸進入老齡化，各種老年話題時常引發關注。就像每年都有大齡考生赴考的新聞，甚至不乏父子同場，或母女同考一座學校的例子。不少大齡考生已經看淡了成績，就是想要證明自己，一圓曾經的夢想。為此也有過不少對立的討論。

清代經學家王鳴盛未出名時，曾多次與父親一同赴考。江蘇學政與王鳴盛是同年，見王父拄着拐杖仍前來應試，就好心勸他這把年紀了，又何必再自尋煩惱？王父卻不買賬，正色答道：「大人說得對！大丈夫奮志科名，失敗也沒什麼丟臉的，如果不求上進，安享兒輩之福，我才覺得可恥。」人的自我認同是一個畢生的過程，學會尊重他人的選擇，也是一種做人的修養。

科舉時代，讀書人須經過童子試、鄉試、會試、殿試四級考試，錄取率又都很低，所以古代的大齡考生，歷來為數眾多，不少人甚至考了一輩子。清代《貢舉考略》載，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年）京城鄉試，從廣東順德入選國子監讀書的老貢生黃章，已經百歲，入場考試時，他的曾孫手持寫有「百歲

觀場」的燈籠，作為前導為他開路。到了道光六年（1826年），紀錄又被打破，廣東三水縣103歲的童生陸雲從到省城廣州參加鄉試，成為各地傳誦的大新聞。道光皇帝感念其毅力可嘉，特賜予國子監司業銜，獎掖他力求上進的精神。

乾隆對大齡考生也十分敬重，他60歲生日，聽說江西鄉試，有個99歲的考生李煒未能中試，便下旨特賞給舉人。癸巳年（1773年）會試，乾隆又讓主試大臣伊齡阿、汪承霈統計進京參加本屆會試的各省舉子，有多少大齡考生。結果90歲以上者有4人，80歲以上者31人，70歲以上者5人，都經過三場會試，沒被錄取。乾隆又都給予嘉勉。其後，乾隆第五次南巡，99歲的福建舉人郭鍾岳到浙江迎接聖駕，也獲恩賜為進士。

也有憑真本事通過考試的高齡考生。乾隆年間，廣東肇慶的老秀才謝啟祚年過九旬，仍每屆參加鄉試，地方官想把他的名字呈報上去，以獲朝廷恩賜，卻被他謝絕。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年），98歲的謝啟祚中試為舉人，興奮之餘，他寫下《老女出嫁》詩，自謔年邁中舉，就像老姑娘出嫁。而他永不言

棄的精神，也生動詮釋了高齡赴考的意義：只要想考，永遠都不晚。

還有一些只是為了想要證明自己的智力和潛能的大齡考生。清代，上海人潘襄13歲成為秀才，17歲入府學，成為「吃皇糧」的生員，其後他從最高學府國子監畢業，到地方擔任教職，還做過一任縣令，宦途雖然不算顯達，但也沒有受過什麼挫折。他年老退休回家，70歲時突發奇想，改名參加童子試，想以秀才的身份重走一遍科考路。但遺憾的是，直到他83歲去世，連續參加了三次童生的進學考試，都名落孫山，未能實現夢想。

大齡赴考作為一種奮鬥歷程，其意義至今依然存在，因為這種對於知識的追求，與現代教育倡導的「終身學習」理念，是相符的。雖然以實用主義眼光看，這樣的投入與產出收益，並不一定會形成正比，但參與者能夠從中找到有意義的快樂，並由此變得博雅、堅毅，視野開闊，有修養，善於表達，過程很可能就比結果更值得重視。就像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石黑一雄說的：「人重要的不是年齡，而是經歷。」

詩詞偶拾

金水

永嘉一日

只為思靈運，長遊到永嘉。江聲猶誦句，山勢若排衙。迴澗秋風爽，懸空棧道斜。高天雲已散，不必待流霞。

戊戌元夕醉龍置酒

（席間有謎，乃分謎底紅顏棄軒冕為韻，得顏）

天邊宮闕不相關。只為良宵聚舊顏。正月雖非秦曆日，庚寒豈是漢河山。座中射虎思猶健，酒後雕龍氣更閒。世上陰晴多變幻，且開一角絕塵寰。

己亥端午前三日

寰球勝有幾嚴城，太息長安百二局。蒲劍未驅千載惡，榴花已綻卅番腥。禽微尚與海爭地，雲暗不妨山自青。節近端陽天欲雨，且如常日醉還醒。

戊戌秋後頻發雷電預警

連番秋雨洗炎威，回首龍樓影漸微。跨海乘龍摧礎柱，失魂門虺亂京畿。山林色待因時改，人主戈思逆日揮。垂老無心關世事，佳人已報蟹餐肥。

賀新郎·早川君攜古製琵琶來訪（步稼軒韻）

古調隨心撥。恍餘音、黃州嘯詠，澤陽風月。伐木丁丁違舊轡，嗚吸征鴻欲發。漸漸瀝、層崖融雪。彈到黃昏猶未覺，看斜陽、已向西邊沒。弦外意，待君說。唐形宋制何時絕。倩東流、攜歸萬里，玲瓏供睫。回首長安霓虹夜，北里新聲翻徹。誰記得、攜隨漫徹。太息環球追高邁，獨神州、桑海無休歇。聊置酒，聽潮咽。

來鴻

雨凡

我和我的祖國

雨後初晴，院內的梔子花香裹挾着月季花香沁人心脾。窗外，被雨水打濕的梔子花、白玉蘭、夾竹桃身姿搖曳，分外嬌艷；沾滿了雨露的花蕊，晶瑩剔透。

忽然，動人的旋律傳來：「我和我的祖國，一刻也不能分割……」我隨之輕哼：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，我歌唱每一條河，我歌唱煙火，小小村落……」每次聽到這個旋律，不管手頭有多大的事，我都會駐足傾聽，多年不變。此刻，我的眼睛濕潤，喉頭哽咽。我喜歡看祖國的山川巨變，喜歡看黎民百姓的生活細語。我想，這就是我潛意識裡的愛國情結吧！

作為一名70後，我是從農村走出來的苦孩子，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。我見證着祖國的發展，見證着老百姓從溫飽到衣食無憂，見證着國家從積貧積弱成為世界矚目的強國。我跟隨着祖國的變化，從農村到城市，從無知到有知，不斷學習，成長為企業的一名管理者，如今有房有車，生活安定，衣食無憂。

40多年前，我出生在豫西南一個偏僻貧窮的小村莊。小時候，我家住的是土坯茅草房，生活勉強維持溫飽。父親常年在外工作，家裡沒有主要勞動力，母親帶着我們姐弟三人艱難度日，既要插秧割稻，又要餵豬

放牛，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。為了節省糧食，家裡常常不吃晚飯。記憶最深的是母親把黃豆在晚飯前炒好，分給我和弟弟妹妹，就算晚飯了。吃肉更是不敢想，一年也見不到幾回，也只有在農忙時請村裡人幫忙收割，才能嚐到肉味，我和妹妹常把盛過肉的碗碟舔了又舔。最盼的就是過年了，每到年底，母親會把養了一年的豬殺掉，用賣肉的錢換來年上學的學費，這個時候我們才能趁勢痛快地吃上一頓肉。想買件新衣服，得等稻子打了米去集市上賣掉才能買布料；想上一趟城，要先走十七八里泥巴路，坐上三輪車顛簸一個小時，才能到縣城。

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祖國大地，家鄉人民用勤勞的雙手編織美好生活，支持祖國現代化建設。而今，祖國富強，科技發達，處處青山綠水，高樓聳立。我們的生活更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家家住樓房，人人拿手機，互聯網走進家庭；人們消費有去處，休閒有場所，旅遊有景點；老人們老有所養，孩子們少有所依，一派太平盛世景象。

家鄉更是發生了巨大變化，泥路變成了水泥路，土坯房變成了兩三層的小洋樓；大部分人家添置了轎車，逢年過節，村口停放的小轎車排成長龍；有些村裡人在城裡買了

房，子女在城裡入學、就業。

「幸福是奮鬥出來的。」一部分村裡人經過打拚，開了公司，成了企業家，回家鄉修路建工廠，帶領村民致富，成為家鄉人推崇的典範。所到之處，人人臉上都洋溢着燦爛的笑容，享受着祖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幸福感。

日子富裕了，旅遊變得不再奢侈。如今，地鐵、高鐵、飛機、輪船，想怎麼玩就怎麼玩，以前不敢想的地方，幾個小時就能到達。很少出遠門的母親也第一次坐飛機，跟隨旅行社去海南，去重慶；全家人想去什麼地方，背起行囊即可來場說走就走的旅行。江山如此多嬌，走遍天涯不再是夢，詩和遠方並不遙遠……

70年砥礪前行，70年春華秋實。回首遙望，我不禁感嘆：自己的每一步邁進，每一個轉身都離不開強大祖國的支持，是祖國堅實的臂膀護佑我成長，讓我和千百萬個普通勞動者一樣在祖國的藍天下自由地呼吸，快樂地成長。

祖國是海，我是浪花；祖國是大樹，我是枝葉。我深深地感到我的命運與祖國緊密相連……我想自豪地唱響：「我的祖國和我，像海和浪花一朵，浪是海的赤子，海是那浪的依託……」